

「傳」字這條路：如何走出悲情

馬成龍*

作者對上期《新聞學研究》中陳世敏及林文剛兩位教授在「紙上座談會」發表的許多論點頗能認同。現在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一些個人看法，就教於傳播教育學者。

傳播科技在大學校園中所產生的愛恨交織情緒，是很可以理解的。一方面，我們知道它的必要性。例如，我在1983年修「公共關係」課時，每個學生面前一部IBM電動打字機，隨時得打出教授指定的新聞稿（press release）。可是今天的公關人員若只會發新聞稿，而不知運用新傳播科技製作多媒體產品的話，會被認為是不稱職的。作者在十年前開始使用電子郵件時，有許多美國傳播學者表示，他們不喜歡那種沒有人性的溝通方式，但如今這些人幾乎都是電子郵件的忠實用戶。也就是說，不管我們喜不喜歡，早晚都得接受，一旦使用習慣，就不能沒有它。可是從另一方面來看，傳播科技也給傳播教育帶來了很多新的困惑與挑戰。

先從美國高等教育一些現象談起。過去幾年美國政府預算及就業市場普遍緊縮，許多州立大學打出「職業技能」牌來號召學生，因為如果學生減少，學校從州政府得到的經費將隨之縮水，而學生的就學意願多半與畢業後的工作機會有直接的關係。很多這些所謂的「職業技能」實際上多半只能滿足低階工作的需求。在以就業為依歸的教育環境下，傳播系的課程也漸漸從人文教育邁向職業訓練。目前最時髦的職技課程就是所謂的「傳播科技」。另外，為了留住學生以維持高就讀學生數目，校方會儘量配合學生的需要，讓他們能修到想修的課，對通識教育的規範逐漸鬆綁。這對少數好學的學生而言，可能沒什麼差別，但對只熱衷打工賺錢與取得文憑的學生則如魚得水，能修的「營養學分」數目大增。

讓傳播悲情世界雪上加霜的，是視聽製作的日益平民化。以前需要專業設備才能製作的文字圖案，現在卻可由一部普通的桌上型電腦來完成。以前必須用衛星或地面

* 馬成龍為美國紐約州立大學Fredonia校區傳播學系副教授。E-mail: ma@ait.fredonia.edu

中繼站轉接的視聽資訊，在數位化之後可經由網際網路傳送，效果可能比以前還好。現在製作多媒體的電腦軟體愈來愈容易操作（user friendly），而且也愈來愈普及。一個稍有電腦常識的人，憑著簡單的使用手冊，便可學會使用了。因此，很多曾被視為需要由專業人才及特殊器材方能處理的大工程，現在都成了平民百姓可模仿的project。這使作者想到電腦程式設計師的就業市場變動情形。1980年代初期IBM個人電腦尚未問市，電腦程式設計師行業不僅炙手可熱，且薪資豐厚；1980年代末期以後，由於個人電腦軟體的快速發展，中小企業可以很容易買到需要的軟體，便不需大量僱用電腦程式設計師了。

基於上述因素，美國大學校園內為數不少的「傳播科技」課程並非課如其名，能讓學生畢業後從事傳播科技工作。課程的內容多半是電腦軟體應用，例如，如何製作「烘培機」（home pages）及有關的多媒體產品。學生所學不外是如何使用Microsoft PowerPoint（簡報幻燈片製作），Adobe Photoshop（圖案製作處理）與Adobe Premiere（錄影數位化及動態影像製作處理）之類的軟體。這些技能的確有用，但實在無需經大學課程管道取得，許多中學生也都能使用這些軟體製作聲光俱佳的「烘培機」。作者15歲的外甥以及他在底特律的很多同學就是個中高手。如果到網上交談系統ICQ（<http://www.icq.com>）上瞧瞧，亦可發現為數頗眾的15歲上下的學生都具備同等功力。另外，很多「傳播科技」課程的教師則是無師自通，既無電腦專業訓練，又無深厚傳播理論基礎，打著「實務」的旗子邊教邊學。甚至好幾個系都在開同樣的課程（例如傳播系、藝術系、音樂系都教同樣的多媒體軟體應用），只不過各自取個與他們領域有關的名稱罷了。想拿「營養學分」的學生見此情形當然暗自竊喜，知道這些課很容易「打混」。學校行政主管更是樂見其成，並且義正辭嚴的表明這些課是「滿足學生及市場的需求」。

這些現象令不少傳播教育者憂心忡忡。首先，他們擔心長此以往，傳播教育將淪為短期職業訓練班。傳播系畢業生若沒有一套深入的傳播觀念，如何在新科技時代負起傳播領導者的責任？第二，若傳播系畢業生的「實務」經驗未能與無師自通的中學生一較高下，將來如何能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就業市場中找到工作？學校行政主管所謂的「滿足市場需求」說穿了，只不過是為了滿足校內的開課市場，而非學生畢業後的就業市場。本來就有些妾身未明的傳播系將來或許更讓人覺得缺乏學術味道了。

這些問題要如何解決呢？作者同意陳世敏教授所說的，就是首先要樹立傳播領域的學術尊嚴與權威，確定我們的專業性。打個比方，就是我們教「天文學（astronomy）」而不是「占星術（astrology）」，亦即我們的責任是創造傳播學知識以及為

社會作整體長程規劃，而不是開軟體應用補習班。作者絕不否認傳播科技及軟體應用的重要性，曾研究電腦中介傳播溝通多年，其中有一出版論文於1997年得到美國國家傳播學會國際及文化間傳播組的傑出學術獎，也在無任何人協助情況下獨自設立並維護兩個多媒體學術網站（一為作者任教的傳播系，另一為Association for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）。但作者始終認定自己是傳播學者，之所以接近網際網路並不是想冒充電腦專家，而是要研究新的傳播現象。

這番話也許聽起來太「崇高」了，但事實上與學生就業不無關聯。傳播系畢業的學生或許對電腦科技工程一知半解，但對傳播問題的深入認識與獨到見解應是別系學生所無法相比的。這種將傳播知識理論融匯貫通後所發展出的分析能力，是經年累月的功夫，而不是速成班所能取代的。由於在實際生活中我們經歷的傳播過程永遠是不一樣的（每個傳播過程都有特定的時空情境架構），所以無任何「考古題」可供參考，工作上要應付層出不窮的新狀況，非仰賴這種在校期間養成的理論分析能力不可。

我們常聽到一些似是而非的「理論」與「實務」分界。這些人強調只要實務，不要理論，殊不知抽象化與具體化在人類學習過程中是相輔相成的。無法在生活中將事物理論化的人，也就是不能累積經驗、舉一反三的人。例如作者在替朋友解決電腦疑難雜症時，發現幾乎每次都是新問題，但總能找出原因排解疑難，那是因為已在腦中建立了一套電腦思維「邏輯」，能夠將同一套理論運用在不同的情況下。反過來看，很多作者的同事只學到硬梆梆電腦指令，當然無法應付突發狀況、解決問題。作者並不是說「實務」不重要，而是認為沒有「理論」的「實務」僅能造就低層次的操作人員。我們自然不希望見到傳播系學生成為沒有思維的傳播軟體應用人員。

最近幾年，隨著「速食文化」的興起，台灣有很多人在面對複雜的問題時只一味的找「特效藥」。因此，當電臺聽眾向「扣應」節目主持人陳述身體的不適後，節目主持人立即奉上「良藥」：「哦，你每天吃一個白水煮蛋外加兩粒400『單位』的維他命E。吃兩個月就會好。」當作者被邀請去分析「說服」過程的各種因素後，聽眾中有人問是否可以傳授簡明的指導綱領，讓他可以立刻學會說服客戶的方法。這種現象發生在趕時間、炒股票的工商界尚可以理解，可是不幸的是：「速食」心態也正在高等教育中蔓延。短時間內，也許有人可從販賣傳播教育「麥當勞」中獲利，但長期看來，捨人文而就職技，會讓社會及教育主管對傳播教育產生誤解，進而否定它的價值，使原已悲情的傳播領域更加悲情。

傳播系學生當然有必要吸取傳播科技的知識，並用以作為達成傳播目標的工具。

至於應該在何時何處學習，作者認為要依知識的層級來決定。譬如說，容易上手的電腦軟體可以讓學生自己摸索或參加短期訓練班，然後應用到以傳播為主的課業中（就如同大學英文系學生需用打字機打報告，但打字課不必列入正式課程中）。高階的科技課程則應請合格人士開課，而不是找些略懂皮毛的人來邊教邊學。最重要的是：人文素養不可偏廢。傳播科技不管發展到什麼地步，總還是需由人來控制管理，一個傳播系畢業生除了要懂得表層的操作外，還必須對使用的科技有分析批判的能力，亦即對表層以外問題懂得思考與判斷。林文剛教授在上期文章中提到的資源運用分配問題即為一例。

美國賓州Amish族人（一支散佈在美國、加拿大許多地區，拒絕接受現代科技文明的歐洲後裔）認為他們沒有個人電話便能避免外來的干擾，並且可以阻絕破壞社會和諧的閒言碎嘴。他們不願無條件接受各種傳播科技。我們當然不可能像Amish人一樣，連電話都不用，但至少必須對傳播科技可能帶來的問題加以探討，作者認為這是傳播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環。